

赏。临写书画由简到繁，由小到大，最长一幅长卷费时一周，临画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长约6米。自己还学会了初步的裱画技能，常裱些小品送亲友，颇有成就感。

旅游是自己更胜于书画的爱好。为与大家分享自己积累的旅游知识，我于2000年一考通过了全国导游统考，成为四川省第一个“银发导游”，在多种媒体报道后引起轰动。因不满业界一些不良潜规则，我从不带队导游，多从事对导游的培训讲课及导游词的编写工作。只有一次例外，被省旅游局选入十多人的导游组，为国务院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会议的各省会议代表作导游讲解。

平时做的最多的是为省内外亲友及广

大游客作义务导游，讲解成都的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三大景点，十多年来应有千余人次之多。我的讲解风格有：1. 结合现实讲历史，即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2. 借助楹联点评人事，楹联短小精炼，既可欣赏写作技巧，又可感悟内容哲理。3. 积累史学研究成果，丰富自己的资料，使言出有据，讲解更有深度，大家游有收获。我的每次讲解几乎都以听众热烈的掌声结束，当大家知道我是毕业于清华的理工出身，更是赞叹不已。

十多年来，在自己的非专业领域做了一些工作，感觉非常充实，也因此实现了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

我们俩的水利人生

○赵洪林 冯婉玲（1967届水利）

我们俩于1968年9月被分配到甘肃，先后在兰州部队农场锻炼，农场锻炼后结婚。后在甘肃省农宣队搞农村工作，在靖远县当公社干部。直到1971年9月，才被抽到甘肃省一项大型水利工程——“靖（远）会（宁）电力提灌工程”上。

该工程从黄河提水，最大提水高度529米，设计流量12立方米每秒，灌溉面积30万亩，总干渠长72公里，主要建筑物有泵站、渡槽、隧洞和倒虹吸等二十七座。工程是在持续大旱10个月的紧急情况下全面开工的，口号是“大干400天，水上河畔川（总干渠全线通水）”，三万民工齐上阵，工地到处热火朝天。当时，水利工程技术干部十分缺乏，一个技术干部

就要承担十多公里长的总干渠渠道及其各类大小建筑物的施工技术负责。由于人手不够，就给每个技术干部配备了三四名中学毕业的民工当徒弟。

赵洪林一开始就承担了一个长656米的总干隧洞施工任务，因为是头一次接触实际工程施工，开始还真有点摸不着头脑，只好一方面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一方面翻开书本抓紧复习、熟悉业务，边学边干。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还开了一个支洞，四个工作面日夜施工，每天都要忙于测量放线，指导开挖、衬砌、回填、检查质量等，工作十分繁忙。经过十个月的紧张施工，隧洞顺利竣工，质量良好，中线、高程偏差都在毫米级。



赵洪林、冯婉玲学长夫妇

冯婉玲承担了总干八泵站及其上下游15公里长的渠道和十几座桥涵等建筑物施工，由于战线长，也忙得不亦乐乎。记得有一次，她在总干八泵站泄水闸放线时，不小心被附近拆下来的一根方木砸到腰部，腰痛难忍，她也没有顾上去医院看伤病和休息，第二天带着伤痛又赶到几公里外的另一个急待放线的工地去测量放线。就这样苦干、大干了几个月，按时完成了任务，保证了总干渠按时通水。之后，我们又转战到两条干渠上施工，先后共完成泵站、渡槽、变电站等多座建筑物及渠道的施工任务。

在施工方面取得一定经验后，我们先后又承担了另外两条待开工的干渠勘测设计工作，参与了渠道线路勘测，完成了泵站、渡槽、隧洞、倒虹吸等十几座建筑物及干渠渠道的设计任务。在设计工作中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1977年11月25日，在灌区冬灌即将结束的前一夜晚，总干渠6号渡槽因出口渐变段漏水，冲刷并掏空了最后一个排架的基础，造成排架倾倒致使槽身跌落，并发生连锁反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排架和槽身一个砸一个，22跨330米长的大渡槽在几分钟内全部倒塌。事故发生后，为了不影响第二年的春灌，

省上决定必须在冬季三个月内完成该渡槽的改建加固任务，并要求设计工作要在施工前一个月内完成。省水电勘测设计院认为时间太紧，不接受此项设计任务，工程指挥部只好自己承担，并把这一任务落实在我们俩头上。我们俩不分昼夜、加班加点，按时拿出了设计成果，并通过省上水利专家的审查，保证了施工顺利进行并按时完成重建任务。完成此项任务后，赵洪林的体重减少了10斤。

在靖会工程上我们干了十个年头，在施工、勘测、设计方面的业务能力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提高。

1980年5月，我们被调到定西地区水利处勘测设计队工作，冯婉玲任副队长，后来又由赵洪林先后任副队长、队长，负责全地区水利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1983年9月，冯婉玲被破格提拔为定西地区行署副专员。接到通知后，她十分为难，因为她很不愿意也不擅长搞行政工作，几次向组织表明自己难以胜任，要求保留在水利工作岗位上，但因调令已下难以辞掉。后来不久，在组织部门的推选下，她考入了中央党校培训班，进修了两年。从党校回来后，在她的要求下，1986年11月我们俩又一起被调到甘肃另一项大型水利工程——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二期工程，是当时全国提灌工程的“中华之最”，从事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冯婉玲任副总指挥，赵洪林先在质量安全处，后调到工务处任副处长。

在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基本建成后，冯婉玲于1993年5月调入甘肃省水利厅任副厅长，2000年5月任巡视员，2003年4月退休。赵洪林于1994年4月调入甘肃省工程质量监督总站，任副站长，至2001

年10月退休。冯婉玲退休后，又先后担任了一届甘肃省水利学会理事长及甘肃省水利志编辑部主任，直至2014年8月水利志（续志）正式出版发行后，才算退出水利工作岗位。

总结我们一生的工作经历，都是在水利战线上奋斗，先后从事了水利工程施工、勘测设计和项目建设管理工作。在大学里学到的水利专业和基础理论知识为我们顺利完成各项工作打下了基础，在此

我们深深感谢清华大学的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感谢母校的辛勤培养。同时，我们在实践中也深深体会到，水利事业确实是一项为民造福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每当我们回想起自己亲手参与建设的工程项目区荒滩变良田，灌区老百姓的生活以及区域内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不由得从心中产生出无比的喜悦和欣慰，这就是我们水利人生的梦想吧。

清华老师的关怀伴我一生

○王曰平（1963届水利）

2017年9月，是我们清华入学60周年，回顾一生，感慨良多。清华老师不仅教会我们专业知识，也教我们如何做人，还是我们事业上的领路人。每当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一点成绩，总有清华老师的关怀和支持。这里简记几件往事，以表心怀。

1963年1月，我毕业后分配到水电部水电安装工程局机电安装处（新安江）工作，心想安装工作就是“榔头、扳手加黄油”，没有什么好学的。是姚志民老师鼓励我，要趁此机会将水轮机结构搞熟，多看些书、资料。所以我就利用下班时间去看书，每天要看三四个小时，不到两年把到新安江工程局、新安江电厂资料室、图书室的机电资料都看完了。

1974年，水电部要我主编并组织编写《水轮机安装》一书，这十年安装队的经历非常有用。姚老师提供了各种各样水轮机结构的小图纸（讲义上用的），这不用

缩小即可用作插图，使我减少很多工作量。此书约55万字，已于1978年由水电出版社出版，很受同行们的欢迎。

1978年9月，我第一次出国，从奥地利、瑞士考察回到北京，姚志民老师组织了水动教研室的老师们来听我介绍考察情况。记得参加会的除姚老师外，还有赵敬亭、高建铭、梅祖彦、林汝长、江文琴、朱爱菁、王曾璇等老师，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1974年夏，赵敬亭老师来到富春江，参观我厂自力更生制造的3#机组，当时是国内最大、世界第四的轴流转桨机组。他从水轮机层到发电机层仔细观看，听听声音。当从受油器层下来时，连说三声：真不容易，真不容易，真不容易！这对我也是很大的鼓励。1984年，台州水泵厂要我推荐技术顾问时，我就推荐了赵老师，他满口答应并与我一起到临海，受到台州地区有关人员的热烈欢迎。这年5月，富春